



# 荒原狼

黎明时的星光开始隐入无际的淡灰色天幕,在恢宏的天幕下面,常有尖厉哨声的漠风紧贴着短草区的地皮肆意地刮着,把草茎间的杂物搜刮得一干二净,许多的细沙蹦起来,在草棵里翻滚。

这是可可西里北部的一片偶有碎石山体的荒原。

在渐次亮起的天空里,一只年老的母狼把自己黄黄的眼珠子淹在浑浊的泪水里,两只前爪压在嘴巴下面,惨兮兮地望着前面的开阔地。它在这块红砂岩的缝隙里已经趴了整整一夜。现在,它随着天色渐亮,心情开始复杂起来,其实在这个夜里,它只睡了很短一会时间,悲伤和焦虑以及已经变得十分渺茫的一丝希望,交织着在它心头煎熬。两天来它在这方圆一百多公里的旷野上靠眼睛、靠鼻子、靠自己十几年的经验,几乎搜寻了每一个可能产生希望的沟壑和山岩,但却一无所获。

这时候它感到喉咙发干,胃里烧烘烘的难受,它已经有五天没有吃到东西了,体力即将耗尽,它在天亮后必须找到一点吃的东西,哪怕是一只荒原鼠、一只死去的云雀或是几只蝗虫。

它用那显得苍白的舌头舔了一下鼻子,感到那鼻子冰凉如一枚卵石。由于多日不曾进食,它的血液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在体内奔涌。身体也前所未有地感到寒冷和困倦。这种状态在它从幼年至苍老的十几年漫长的过程中还是第一次出现,它明白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东方的天际开始出现一抹浓浓的蓝色,继而在那蓝色的雾气之上又泛出了由浅到深的橘红色霞光。这时候它按照自己多年来的习惯,以头狼的身份站起来,十分舒缓地伸展后腰,长长地呼了一口气,它眼前顿时冒出了一片黑雾,后腿无力地摆到在地。但它很快又重新站立起来,摇摇头,挺住了。然而它却立即想到,它现在已经没有必要把自己当成头狼了,它最后的伴侣——那个前胸上长了一片月牙般白毛的英俊的公狼,五天前的黄昏被一个直立行走着的人一枪射杀了,从那时候起,它统领的狼群彻底完了。它是在子弹的缝隙里逃出来的,它不明白怎么就能活下来了呢?难道头狼的身上有某种先天的神灵吗?

它为家族的消失而愤怒。它为伴侣的死亡而愤怒。它脑子里无法抹去它英俊伴侣中弹倒地时那双留恋而绝望的眼睛。这些天来就是这些愤怒支撑着它,它想活下去,想加入另外的狼群,然而这片过去生机勃勃的旷野,已变得死寂,没有了成群的藏羚羊,没有了结伙的狼群,没有了生灵之间的相互追逐、嬉戏、捕猎和繁衍生息的情景。

它记得有个时期,在一阵阵划破

旷野的枪声之后,它和它的家族的六七个成员都在很远的地方闻到能令它们兴奋无比的血腥气息,当它们赶到时,难以置信地看到几只甚至几十只被剥了皮的藏羚羊尸体,它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守在那里饱餐好几天。在那样的日子里,它对遥远的枪声有一种亲切感,只要找到枪声响过的地方,就一定有一顿大餐。也是在那样的日子里,它的家族成员们个个长得膘肥体壮,毛色闪着亮光,跑起路来都感到有点笨重,狼群踏起的尘埃是荒原上一道移动的风景。

然而,在它们这个家族的领地上,这种情况只延续了一两年,后来的日子里它们再也捡不到多少便宜了,最糟糕的时候,曾经八九天都找不到一只藏羚羊或者是草原鼠,于是就不得不在草棵里捉蝗虫,舔食小毛虫甚至刨食植物的根茎,矫健勇猛的荒原狼不幸沦为杂食动物。这种情形没能持续多久,它们便放弃了原先的领地,开始流浪,偶尔会碰到一小群藏羚,但很少能够顺利地捕捉到。在一个春日黄昏,它们中的三只年轻公狼和两只年轻母狼在追逐一只藏羚羊时被人用冲锋枪打死了,也就是从那个春日黄昏开始,它便踏上了这条穷途末路。但它有一个幻想,它要找那些两腿直立行走的人去复仇,为它的孩子们为它的英俊年轻的伴侣,为整个荒原上的生灵。

迎着东边天际上浓重渲染的朝霞,它艰难地迈开步子,努力地翘起尾巴,吐着苍白的舌头,往红砂岩下面的山坡走去。

太阳快要升起的时候,它已经翘起翘起地走到一条小河边。这地方对它完全是陌生的,它已记不得这里离它的领地有多远。看见小河里那股细细的水流,它激动地伸出舌头快速地舔吮起来,吃不到肉和血,喝水也能增加体力,使它精神振奋起来。喝了几口水后,它忽然感到这水的味道有点异样,这使它的情绪立即亢奋起来。水中夹杂着一丝只有它能感觉到的血腥气息,它明白顺流而上,一定能找到猎物或者别的东西。于是它不再喝水,而是抖动了几下耳朵,眼睛里放射出机敏的光芒,跑几步停下来嗅嗅空气中的味道,观察一下周围的动静,然后继续地往前走。那种令所有肉食动物兴奋异常的气息,正一点点浓烈起来,它开始幻想不远处也许有什么动物的尸体。如果是那样的话,它的生命肯定能得以延续,假如再能加入别的狼群,它还有能力繁衍后代,它这个家族的血脉还有希望延续下去。

在一处低矮的山丘旁,河水拐个弯儿,藏到山那边去了。它本能地停下

来仔细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然后离开河边,绕到视野更为开阔一些的地方,小心地向山那边迈进。不一会功夫它就惊异地发现山北后的一处凹地上,停着一辆吉普车,还有一顶帐篷,两个人正在河水里洗一块鲜嫩的藏羚肉。

它马上向后退,然而已经来不及了,一个洗肉的人抬头望见了它,并喊了一声:“有狼!”便迅速起身奔进了帐篷,这时候它明白逃跑已经来不及了,在近距离遭遇的情况下,只有冲上去死拼才有出路,况且,它看到了鲜嫩的藏羚肉,看到了两条腿直立行走杀害了它家族全部成员的人。猎食和复仇的双重欲望,给它的每根神经都注满了力量和勇气。一只优秀的头狼既使没有狼群的配合,它也要显示它的勇敢和强大。

当第一个发现它的人还没有来得及进入帐篷,第二个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它像一颗灰色的流星那样,疾速地冲过去,将那个准备起身的人扑倒在地,并咬住了他的脖子,一股热乎乎的鲜血喷进它的嘴里,它就立刻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快感,它把牙齿使劲往深处咬,然后使劲一甩头,一块热肉便叨进了它的嘴里。

那个人蜷伏在地上双手捂住脖子打了几个滚,便开始蹬腿,浑身抽搐个不停。

它吞下那块肉后,转身寻找进入帐篷的那个人,这时它本能中无法改变的残忍使它更加亢奋,它喘着粗气,把牙齿呲到最大限度,喉咙里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噜声。它的身体转向帐篷正面时,它看见那个人站在帐篷门口,手里端着一支冲锋枪,黑洞洞的枪口正在对着它。但它明显地看见那个人端着枪口的手在发抖。它迎着枪口高高跃起,两只前爪几乎就够着了枪口。这时,爆豆般的子弹喷射出来了,它感到前胛骨断了,胸口涌出了鲜血。但这并没有使它害怕,它利用跃起的惯性力量,还是将那只枪打落在地,并用最后的力气张大嘴巴,咬住了那个人的一只胳膊。

那个人的枪被扑掉后,顿感手臂剧疼。他就势打了一个滚儿,胳膊上的一块肉连同衣服的碎片就留在狼的嘴里了。它迅速从狼身下抽身起来,重新抓起冲锋枪,再次向狼身上射击。然而它发现狼瞪着僵死的黄眼珠子,一动也不动了。

这只雌性的荒原狼,以最后的一丝气息在喷射的血光中向它眼前的荒原做了最后的告别。

这时刻,一轮金色的太阳从东方那片血海般的霞光中冉冉升起。



## 【作者简介】

韩玉成,男,青海省湟中县五庄拉尔宁村人。青海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诗学会会员。出版有小说集《男人的地平线》、散文诗集《高天厚土》《平静的太阳》。自由行走,自由写作。

## 生命是一片叶子(外一首)

我注定不会是天上的星宿  
既不在天里  
也不在地煞中  
况且,我也害怕宇宙的高远  
更害怕浩瀚无垠的万劫不复

那么,我一定属于大地  
因为大地是亲切的  
因为故土是熟稔的  
石头碎了仍是砂子  
树叶落了还有树枝  
万物的依托  
就是土地

那么好吧  
我的生命,便是一片叶子  
也许青翠欲滴  
也许红艳似火  
也许在高枝上舞蹈  
也许在水波上垂首  
也许什么都不做  
只是在季节的轮回里  
萌芽,舒展,凋落

如此甚好  
来过了,活过了,经过了  
蓬勃了,精彩了,收获了  
然后以飞翔的姿态  
轻盈落地,洒一地缤纷  
形体在阳光下分裂成尘  
灵魂在雨雪里沐浴升腾  
下一个季节  
还是属于叶子们的

一样的绿肥红瘦  
一样的静美隽秀

### 我的兄弟在远方

我目所不及的地方  
叫远方  
我用心丈量的距离  
叫远方  
我思念触及的柔软  
叫远方

雨打芭蕉的夜晚  
在远方  
雪落腊梅的清晨  
在远方  
一方邮票映入的风景  
在远方

远方的兄弟啊  
我还记得你耳轮通透的阳光  
我还记得你实际上昆仑的初霜  
以及你那一袭单薄的衣裳

你在遥远的唐诗宋词里  
击缶而歌  
你在高古的七弦琴上  
用心舞蹈

待我在一幅水墨画面里见你时  
你独立小桥风满袖  
临一池残荷  
只说是秋水清瘦

### 曲江池

长天接水  
水共天激滌一色  
江湖迟暮  
暮与霏妖晚三秋

虽曲迥而不奔腾  
是因为岁月太深的积淀  
改了性情  
虽浩渺而不沧浪  
是因为我心温柔的眷恋

曾经寄梦 春江水暖  
曾经吟颂 汉唐烽烟

曾沉默于青苔覆膜的城砖  
曾高歌于城头猎猎的旗幡  
曾陶醉于深宫辉煌的豪筵  
曾动情于寒窗贫贱的痴恋

而一池水不洗水的净水  
如历史淘洗册页定乾定坤  
而千年尘不染尘的亭台

如秦人深邃的眸子望江望海

池畔柳,独解秦川的温婉  
水中莲,摇曳画舫的灯盏  
一曲江海之歌  
从昨日唱彻今晚  
而一对伉俪,正牵手蹒跚  
许是一世,许是经年

### 太液池

水幕垂天  
如夜之遁去  
一个朝代谢幕  
褪得沙净水远

而水纹依然倒映  
当年三千佳丽  
裙裾如锦 霞佩如云  
欢声如喘 哭声如笑

静佇于池水之一侧  
听风铃于无风之晨  
唤出重复的黎明

如盛夏映日的莲花  
朝天召示  
大红大绿

尔那秋风如锯  
秋风如刀  
秋风如打磨时光的砂砾  
把这

一池净水拂平  
拂去楼台亭阁  
拂去锦帐慢里欢乐的胴体  
粼粼波光之上  
只将一枚无柄的枯莲  
顺风漂移至我审视的眼前  
仿佛暗哑的管弦笙箫  
还有曾经的一切绚烂  
都让我拣起  
——拣起那个帝国的繁荣  
和我一丝的怜悯

### 华清池

骊山下,一眼泉  
泉水温润如天润

一座骊山,如一座盆景  
便是大唐江山  
不流的泉水是一方汤池  
不移的江山只供君王把玩

美人出浴,倾国容颜  
哪尽说香馨酥软  
刀矛上的脂粉在八百里秦川  
香艳  
华盖罗伞下的和煦  
让马嵬坡上旗落杆断

一池水,曾浴出千娇百媚的玉环  
一池水,也馥得一个盛唐帝国腐烂

而今,我用脚趾轻拨这千年的止水  
只觉得波澜不惊,微漪涟涟  
只有一些沧桑  
冷静如裂缝的城砖  
一对情侣柔柔十指相扣  
满目的秋光灿烂



黄河  
青年作家作品集